

在岁月中一起成长



《岁月在, 我在》
作者: 张晓风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著名作家张晓风,是台湾最具特色的女性作家,文风空灵温暖,意蕴丰厚。早在1977年,张晓风就被推为“中国当代十大散文家”,是余光中、席慕蓉推崇的大师级散文家,被誉为“近50年华语文学温柔的一支笔”。而在最新著作《岁月在,我在》中,张晓风以细腻温柔的笔触,向世人展现了她坚守生命的执着追求。

这本《岁月在,我在》,是张晓风最新散文集。书中收录了她45篇不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散文,这里有为人处世的哲理,有感人至深的情怀,也有对生活向上向善的追求,更有对人生五味杂陈的思考。她奔走于市井、流连于山川,见识了可怕的愚昧、贫穷以及难忘的人间真情。她的文字融化了千万读者心中的壁垒,燃起了无数人对生活的热爱。这里,她没有高深的说教,没有语锋的犀利,有的只是生活,真实而美丽。张晓风的散文蕴含了真情实感,告诉你一些最质朴最实用的道理,给你温柔而坚强的力量,同时又揭示了生活的丰厚底蕴。

张晓风的散文如诗,在细腻如水的温情中透着火的热烈,于市井细微小事中参悟生命的浩瀚与激情。她有时像一个懵懂的学生,有时又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,一饮一食,经她的诠释,就变得神奇而动人。如《春之怀古》中,她写“一声雷,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,一阵杜鹃啼,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”。整个天地自然在她笔下被注入了精气、神,万物在悠然自得地轻舞飞扬,充满了勃勃的生命动感。因此被余光中赞叹:“这支笔,能写景也能叙事,能咏物也能传人,扬之有豪气,抑之有秀气,而即使在柔婉的时候也带一点刚劲。”

张晓风无论是写人写事写景,都能随手拈来,形象生动,既灵性又知性,境界极高。她的散文不仅富有古典美、色彩美、音乐美,而且还有一种扑面而来、让人印象至深的动态美。其散文中的山山水水、一花一木,无不充满丰沛的生命活力。如《矛盾篇之三》中写:“干旱的沙砾上,因为一阵偶雨,遍地野花猛然绽放,错觉里几乎能听到轰然一响,所有颜色便一刹间蹿上地面,像什么壕沟里埋伏着的万千勇士奇袭而至。”此刻,她不仅用眼睛观察自然,更以心灵的直觉和想象去重组

和再造自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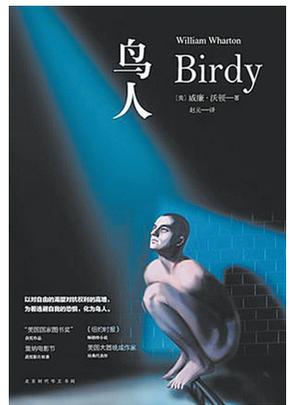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的书名源于张晓风在《我在》一文中所写的一句话:“树在。山在。大地在。岁月在。我在。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?”在这里,张晓风体会“时间”这个老友在岁月中的顽皮或温情,体味世上最重要的三句话“谢谢”“对不起”“我爱你”背后的动人与美妙。如在《一个女人的爱情观》里,她诠释了自己具体的爱情观,那是一种深入细节的相知相惜,成熟细腻,具有抹不去的中国传统意味的朴素情感:“对我而言,爱一个人,就不免想跟他生一窝孩子。”这写出了她一以贯之的追求,体现了她的豁达情怀与感恩之心,读来沁人心脾,如沐春风。

席慕蓉说:“晓风的爱是一种执着与坚毅的爱,她的同情是一种无私与绵远的同情,她的力量,是一种收敛自如的光芒。”这份评价在书中的字里行间得到深刻体现,张晓风对世间万物之痛,总有感同身受般的敏锐,她去泰北支援医疗,对当地人缺衣少食、有痛无药而深感自责;她因为没能拯救一只被贩卖的角鹰而难忍悲怆。同时,她对生活中任何渺小得不足以称之为美好的事物,都能够有发自内心的赞叹与喜悦。她珍惜生活的一点一滴,却不流俗于斤斤计较,永远乐观地迎接每一天的清晨与日出。

读张晓风的文字,一如与一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交谈,娓娓动人。在张晓风这里,看见了沧桑岁月的温情与变换,感觉我们都在岁月中,一起经历,一起感动,一起成长。正如张晓风说的:“愿你的生命,没有太多艳丽的春花,没有太多飘散的浮云,没有喧哗、旋转的五彩,只有一片淳朴的白色,在岁月的映衬下,永远是一颗纯真的心。”喜欢张晓风这种温文尔雅的处世态度,她平和的心态总是令人回味与感动!

(大洋)

新书上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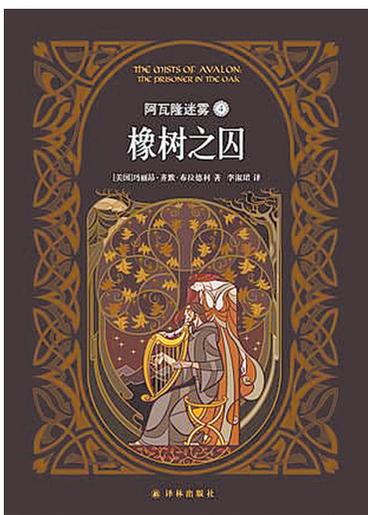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鸟人》
作者:威廉·沃顿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这是一本“迟到”的译书。1984年,奥斯卡影帝尼古拉斯·凯奇参演过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同名电影,并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。电影中那个执拗地相信自己可以飞翔的孩子伯迪(Birdy),成为无数观众心疼的一角。心疼伯迪,其实更多是在心疼自己。渴望飞翔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,高不可及的天空象征着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。但是在现实面前,有多少人还会珍惜这份幻想。战场上残忍的一幕幕把伯迪推到了另一个极端,他开始像鸟一样生活。而温吞的世故是否也把我们推向了另一个极端:安于地面?

《阿瓦隆迷雾》:

以女性视角重述亚瑟王传奇



《阿瓦隆迷雾4:橡树之囚》
作者:玛丽昂·齐默·布拉德利
(美国)李淑珺译
译林出版社

随着《魔戒》《霍比特人》《冰与火之歌》等在中国的走红,奇幻小说成功闯入大众视野,但许多读者对奇幻的认识却仅限于这几部作品。已经问世32年的奇幻巨著《阿瓦隆迷雾》继去年首推中文版之后,近日又推出《阿瓦隆迷雾3:鹿王》《阿瓦隆迷雾4:橡树之囚》两部最新中译本。

虚构写作叙述的通常是可能发生的事,而奇幻小说则叙述不可能发生的事。长久以来,国内读者因为奇幻不具备现实世界的真实性,认为它是一种“低级”的艺术形式。但在国外,因为奇幻作家在写作实践中创造出了令人信服的虚构世界,让它保持真实的内在一致性,比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更难实现,奇幻小说因此被认为和其他虚构作品一样,也能够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看法,也能够成为经典。

已经问世32年的奇幻巨著《阿瓦隆迷雾》继去年首推中文版之后,近日又推出《阿瓦隆迷雾3:鹿王》《阿瓦隆迷雾4:橡树之囚》两部最新中译本。其作者为世界奇幻终身成就奖得主、美国著名女作家玛丽昂·齐默·布拉德利。与托尔金、乔治·R.R.马丁等奇幻大师的男性视角不同,布拉德利首次以女性视角重述凯尔特文化的“亚瑟王传奇”。

在《亚瑟王传奇》的早期版本中,《亚瑟王传奇》向来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故事,女性大多无名无姓,存在的意义不过是“激发男人的热情”。《阿瓦隆迷雾》独树一帜地将叙事重心移到看似隐晦不明的女性角色身上,将她们刻画为影响亚瑟王朝兴盛与衰落的重要人物,从而成为颠覆和重构男性神话的分水岭。作为重述亚瑟王传奇的作品当中最细腻、最具原创性的一部,《阿瓦隆迷雾》被历史小说家玛丽·瑞瑙特誉为“想象力的丰碑”。

《阿瓦隆迷雾》作者玛丽昂·齐默·布拉德利在谈到创作初衷时说:“现代女性已经被灌输了大量叙述男性闯天下立功劳、女性在旁观欣赏倾慕却从不涉入的神话/传说/英雄故事。我认为,将摩根与湖上夫人

重构成真实完整的事件主导者,对今日女性宗教与心理之发展来说意义重大。”

《阿瓦隆迷雾》从清一色的女性视角叙述了亚瑟王传奇,最主要的叙述者是亚瑟的同母异父姐姐摩根,除此之外还有桂妮薇、伊格赖恩、湖上夫人薇薇安、摩高丝等人。这些女性苦苦挣扎于政治斗争与情感纠纷之中,力图在民族使命与个人意志之间寻找平衡。她们或是自信强大的女祭司,或是庸懦柔弱的基督徒,或是玩弄权术的野心家,虽然身处男权社会,但每个人都以独特的方式微妙地影响了公元5世纪不列颠的命运。

在塑造出精彩的女性群像的同时,布拉德利也没有忽视男性角色。《阿瓦隆迷雾》中的圆桌骑士摆脱了以往一味强调阳刚之气的性别刻板印象,流露出人性中固有的犹疑和脆弱,看起来更加真实可信。而且,我们所熟知的那些男性英雄的功绩,在《阿瓦隆迷雾》中并没有任何直接描述,重大战役和冒险故事往往是通过衣香鬓影间的几句闲谈、筵席上的半支谣曲、预见中的一个片段呈现给读者的。这类侧面描写穿插在女性视角之中,让亚瑟王传奇变得丰富而立体。

学者刘剑梅评价,阿瓦隆的迷雾是宗教的迷雾,历史的迷雾,也是性别的迷雾。基督教文明是建立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道德基础上的,女人在历史与宗教中没有自己的位置。正如《达芬奇密码》中所说的,历史历来是当权者的历史,是胜利者的历史,其真实性是值得质疑的。《阿瓦隆迷雾》也许不符合真实的历史,但它写出了一个好听的关于“她”的故事。

(小新)



《舞男》
作者:严歌苓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舞男》是著名作家严歌苓的新长篇。小说写了上海滩舞场里的舞先生杨东,在陪舞的生涯中邂逅了中年精英白领蓓蓓,地位悬殊、文化背景悬殊、年龄悬殊的两个男女,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演绎了一场曲折生姿、柳暗花明的情感大戏。而贫富与阶层的巨大差异,时时在撕裂着情欲,这样的时刻,一个来自最污浊之地的女孩撞入了这场非常之恋,三个男女三种阶层,是情感的争夺,更是人性的搏斗。小说在豪奢的上流社会和绝望的底层之间穿越,深刻折射了人性的两极和幽微,具有浓郁的海派风情。

(宗和)